



0025603-3

易經澹窩因指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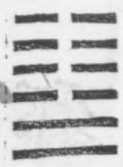


山陰張汝霖

著

平陵史繼辰校刊

上經三



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凌逼于陰者君子進則小人自然退斂非君子真逼他去也元亨利貞須切臨說重利貞邊貞即悅順剛中有應意八月謂自臨至遯凡八爻也如七

日來復之例曰元亨以勢幸之也曰利貞以理防之也曰八月有凶以消長之時惕之也易為君子謀亦深切矣

彖曰臨剛浸而長

邪正不兩立况陽勢浸長雖無意于逼陰而小人自無容足之地此雖釋卦名而已粘起卦辭意矣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

悅則存主和平而順則施為當可剛中則強毅不過而應則得君可為觀本義又字俱要承剛浸而

長說來貞謂雖有剛長之勢而不自恃其勢也此即所謂貞亨貞不並須如无妄歸重正一邊夫以剛長之時而又有此善則元亨固所當有也而又必係之以利貞者此豈聖人之過計哉正以天之道如此耳不然恃其勢而不以正自持豈天為君子心哉

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消指陽消不久危之之辭預計其禍見尤不可不正也方纔說箇長字慌忙說箇消字要知聖人是

甚樣為君子君子處臨之時信乎利貞勿謂勢之足恃視八月之戒為太早計也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地臨於澤上臨下也故象臨教養二者乃臨民之大道重无窮无疆上疆限也无窮直說言其深如淪肌浹髓之謂无疆橫說言其廣如無一物不得所之謂不徒曰教民而曰教思其意思如兌澤之深也不徒曰保民而曰容保其度量如坤地之廣也此都是極言其仁天下之心如此否則堯舜猶

病矣

初九咸臨貞吉

卦以初二為主故皆言咸臨是謂衆小人皆為所凌逼也然勢盛則小人合交而謀深君子得時而意怠此甚不可不防之也故又戒以貞而後吉貞同象利貞不恃其臨也吉只不為中傷意未便是元亨蓋照下九二此猶是勢未足者

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邪正不兩立初九志在行正故恐小人得以害正

不得不咸臨以去之耳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

剛中同剛正而勢上進則比初更進一步矣故二之吉无不利者處勢便也此方可以稱元亨剛中則舉措已是得宜况上進則權力在我又易於為力者故言利吉以能去陰邪言无不利是陽道大行功業可建意須串說

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命指天命小人朋邪害正不順天命故必咸臨而

去之也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

臨猶與也三在上而下與二陽故曰臨陰柔不中正欲媚悅以求容於君子之凌逼安能免哉惟去邪從正則可免耳或以違道干譽以臨民說亦通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位不當是德不足而徒知媚悅者如此之人而聖人許以咎不長欲其速憂耳

六四至臨无咎

海富因指 卷之三 四
四居近君之位下應初九是能折節下賢開誠布
公不徒禮文之綢繆而且情意之懇到相臨之至
者也如此則有大臣休休之度而無媚嫉之失何
咎之有

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柔順得正與初同德故能相與契合而親厚獨至
不然外親而內疎者有之矣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

不自用而用人就是知臨知臨即是大君之宜宜

字當體字看五以柔中下應九二是其臨天下也
不恃一己之聰明而資衆人之聞見欲臨之教思
君不言條教第曰委之司徒臨之容保君不言政
令第曰委之司空此誠智之事而大君之宜也如
是則精神不疲而化自周功力不煩而恩自博賢
人承其化而大君享其成何言如之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中即柔中與泰六五同在人君則為下賢之虛心
也不能行之者多矣大君之宜乃行此中之謂也

如此看方是舊以任賢為大君之中道自用者為
過不用人者為不及更詳之


上六敦臨吉无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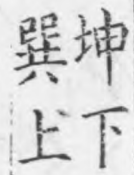
此還作臨民看敦是敦篤之意即所謂无窮无疆
也如此則又道化成而於君師之任無忝矣吉又
何咎

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内指天下國家人惟志不在内便把天下國家看
做度外塗民耳目苟且旦夕若志在於内心下自

有一段懇切處不容你不敦臨如一夫不獲則曰
時予之辜匹夫匹婦不被堯舜之澤若已推而納
之溝中看古人此段心腸何時肯便丢手


坤下


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名見傳合本義有以中正示人而為人所仰十一
字方完得觀字之義此本至德淵微之所發見者
第既謂之觀示便有政教之施聖人恐人認作發
見粗迹故特揭不薦顒若淵微道理示人以觀之

精也觀者顯也不薦顯若者不顯也顯而不顯者神道看此卦全要識此意顯若即在不薦內看出只是一箇篤恭不顯勿作兩層說蒙引說此八字總在觀之一字內甚是凡祭未盥則誠意未起既薦則誠意已散惟盥而不薦此時乎誠真箇顯然可仰以此形容篤恭不顯最妙作文先講正意祭意只於末繳之

象曰大觀在上全章總指

全象以中正二字貫以神字為骨首言惟皇建極

上之所以觀乎人也次言維民歸極下之所以觀上也二節須相承說下此二節已含有神字意了蓋神非外於中正神即中正之妙於自然者也末節極言觀道之大迺點出神字以見觀之出於自然而極其妙也

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

觀之為觀只是一箇中正然非位則道不尊非德則道不立故先之大觀順巽而後以中正承之須得歸重意方好大意是謂德位全故能以中正之

道示人也。大觀因在上而生，指九五順者，內不違理，異者外能通人情，酌物理也。此猶就身言，至中正則着為觀。上說故方有天下字，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

下觀而化，非止釋有孚顒若，此蓋以效言之，必至是而後盡為觀之道也。

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觀字貫到不忒，上神道字虛下不忒，正是神道處。蓋天之神道不可見，四時之序皆無聲無臭之所在也。所謂天何言哉，四時行焉，是已神道設教以天之神道而設教也。有中正之示而無中正之迹，不過不薦顒若之自然耳。至於天下服亦即下觀而化之極致也。服有化於中正而不自知，意神道設教與四時不忒句對，宜認明要知兩箇神道只是一箇篤恭之妙，與上天之載同是一機，須善觀始得。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蔡虛齋曰風行地上周及庶物為由歷巡覽之象故先王體之巡省方國以觀夫民俗而因民俗以設教使天下同歸於中正之道如齊之末業教以農桑衛之淫風教以禮別奢如曹則示之以儉儉如魏則示之以禮此所以為觀也此須串說重設教上

諸白川曰神道設教觀民設教其設同一中正也但曰神道道之以德也觀之本也曰觀民齊之以禮也觀之用也要之聖人無二教總之所謂中正

以觀天下而已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

九五中正在上固夫人之所思以快覩者也初六陰柔在下如童稚畢竟沒遠大見識於大君制作之盛不能仰窺其萬一童觀之象也此惟在無位之小人乃不足責耳若在位之君子則當觀光於國而乃下同於小人所謂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也不亦羞乎

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曰小人道則非君子所宜矣

六二闕觀利女貞

此非若初之全不能觀者只是才識不廣所見無多耳故為闕觀如以管窺天一般然此乃利於女貞耳豈丈夫志在四方之義乎

家君曰初以小人勵君子二以女子激丈夫皆可出而不出故醜也范希文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已任丈夫之自期當如此

象曰闕觀女貞亦可醜也

以丈夫而為女子之貞信是可醜

六三觀我生進退

人有此生便有此行非塊然木石故解我生為所行我生只是中正而已進退二字須抑揚串講九大觀在上其君不卜可知此時只須打眼看自家如德修於己而可行也則進而觀國之光誰曰不可不然有退而已此爻與漆雕開相似

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觀我生而進退則其進也非苟且狗功名之會而

其退也亦不為果於忘世者矣故未失道亦須抑揚說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

觀國之光指六四說利用賓于王指占得六四者說五以中正觀天下典章文物燦然明備四以近臣而快覩其盛有天下之所想望而不可得者此固六四之幸而亦天下之幸也君子處此忍負明時乎故已仕者則利於朝覲以膺賓禮之隆未仕者則利於仕進以應賓興之典亦如四之觀光可

也

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五不以天下之服而忘賓賢之禮其所尚如此故士願賓之也爻是際其時象是遇其君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

一句讀下純是占與履上九相似五本中正觀天下之君子占者觀我生亦如是然後可以勝其任而无咎觀道如五而僅曰无咎觀未易盡哉

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君之得失在民故觀我生者必觀民民固身之影嚮也要之有天下國家之責者欲於已身上體察必然自尋到民上去故觀民亦只是觀我生以內意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

五以君道觀天下者此以師道觀天下者從自家看曰我從別人看曰其其實一也此亦一句讀純是占上九以陽剛居尊位之上不當事任是為帝者師而能以君子之道師天下者也占者亦能以

道自重而足為師表如上九焉則可以无咎矣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上當賓師之任身為天下儀刑此可忘戒懼哉故志未平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卦體內虛四陽間之必噬之而後合如以強梗間天下之治必去之而復和也故名噬嗑既噬而嗑則梗化者去而治無所間矣不亦亨乎然去天下

之間非刑不可而卦之德體象變威明得中又治
獄之善者故利用獄小則懲誡大則誅戮夫然後
可以去天下之梗而得亨也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

聖王之世不能無頑梗之民貴有以噬而嗑之耳
此必不可以德化者

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
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噬嗑而亨是以卦名釋卦辭聖人只着一而字意

便明白剛柔分四句總以威明得中作關鍵剛柔
分是得中柔得中而上行承此句來見得卦變亦
有得中之象非特卦體為然也動而明是威明雷
電合而章承此句來見得卦象亦有威明之象不
特卦德為然也但剛柔分動而明兩句是分言下
兩句重合而有濟意其實當初聖人只是看得此
卦之善有如此的又有如此的逐件數來元無貫
串但作文不得不如此耳不當位只是一節未善
然威明得中如此則可以用獄矣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此以立法言非用刑也明與勅是一時事俱在立法時說明者辨別精審之意勅者整飭嚴警之意罰刑也法即罰之一定者明辨其輕重大小之罰正所以整飭乎法而示人以不敢犯者此威明得中之用而天下之間可合矣

初九履校滅趾无咎

初在卦始罪之小者也履校以滅其趾刑之薄者也以薄刑加小惡則有所懲艾而不至於大惡矣

此小人之福也故无咎

象曰履校滅趾不行也

爻取薄刑之象此又別取一義與上九象同趾所以行滅趾則所以禁其行而使不進於惡也夫既不行咎從何來

揚誠齋曰履校不懲必至何校滅趾不誠必至滅耳初能懲而不行則無上九之凶禍矣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

中四爻皆是用刑者司馬氏曰噬嗑食也故皆以

食物明之滅鼻與滅趾滅耳一例看刑有罪也舊
 說作勞心力費辭說看不通當依程傳二以中正
 之道其刑易服為噬膚之象然乘初剛是用刑於
 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必至滅鼻乃得無咎也
 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噬膚矣而又滅鼻者乘剛故也用刑於剛強之人
 不得不嚴嚴所當嚴即中也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陰柔則剛斷不足不中正則聽斷失宜以此治人

則人不服而反生怨悖故有噬腊肉遇毒之象誠
 為可羞矣然時當噬嗑是在我雖無善治之術而
 在彼實為當治之罪於義又何咎哉无咎以理言
 與二不同

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位不當明非獄之難治自難之也

九四噬乾肺得金矢利艱貞吉

以剛居柔是有明斷之威而不失於慘刻者也故
 雖治難治之獄而吾聽訟得宜自有以得其情而

服其心矣為噬乾肺得金矢之象得金矢謂得民
之情總見聽訟得宜或作得宜而民願入未是本
義引周禮亦只是證其出處耳不可泥艱貞在得
金矢之時非得金矢之後也民之死生在獄可不
盡心乎又可徒恃盡心而不盡其道乎故兩言之
艱是心中慎重貞是聽斷時持公道不偏私也如
此則民自以為不冤矣何吉如之此以大臣之聽
獄者言

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此象當如舊說以不能無訟為未光蓋為噬嗑六
爻未有與他吉者獨四爻以吉與之聖人恐人以
此為極善之道故復以未光進之其慮遠矣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

柔順而中是有好生之德而又不流於姑息者也
以此用刑則天下無難治之獄而且得其輸服之
心矣為噬乾肉得黃金之象二象總在人無不服
言黃金者得中道之應也貞即四之貞厲字較艱
更重五君也取決必大獄厥係尤重耳不曰吉而

曰无咎盖人君當使天下無訟故也

李西溪曰四以剛噬五以柔噬以剛噬者人臣執

法之公以柔噬者大君好生之德

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得當只是用刑盡善本以柔中之德而又貞厲尚

安有不當者哉

上九何校滅耳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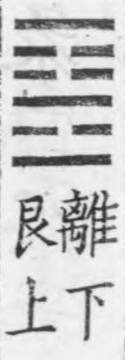
過極之陽在卦之上罪大惡極而不可解有何校

滅耳之象凶何如哉

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聰字當聽字看只咎他不聽人說以至此耳初於

趾上別生一義此於耳上別生一義



賁亨小利有攸往

此還主文質看方與卦名相粘以剛柔為文質者

剛之體實而為質柔之體虛而為文也卦變卦德

皆有賁飾之義故名賁賁雖尚文然必以質為本

柔來文剛則質為主而加之以文盖彬彬矣又離

明於內達乎時宜二者皆禮之善物也故亨若夫
剛上文柔則文為主而質反輔之既失其序又以
艮止執而不通豈能大有所往哉蓋禮行於文質
之適均而病於虛文之勝質達於明哲之通變而
沮於愚者之膠常故其辭如此占者亦隨所處耳
彖曰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
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傳釋亨小利有攸往不取離明艮止意以文輔質
則達之天下後世無不準故亨以質輔文則推之

天下後世必有其弊故但小利有攸往

此上釋卦辭已了下言天文人文皆是賁的道理
剛柔交錯這就是天文文明以止這就是人文故
剛柔交錯句文明以止句俱只以卦之變德提過
到天文人文上方切實發揮如天之日往月來而
柔交於剛便是柔之文剛月往日來而剛交於柔
便是剛之文柔剛柔相雜以成文其燦然為章於
天者即此卦變的道理故直指之曰天文以見在
易者即其在天者也如君臣父子燦然有禮以相

接便是文明然其中君臣父子各止其所而截然有分以相守便是以止禮文秩而分守嚴其為人道之綱紀者即此卦德的道理故直指之曰人文以見在易者即其在人者也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二觀字就觀卦中之天文人文故曰極言賁道察字化成字不作着力說以字作而字看觀天文就可以察時變了觀人文就可以化成天下了蓋四時之所以流行者總不外乎陽之嘘陰之吸而天

下之所以成化者亦不外乎禮相接分相守也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火之光照耀乎山賁之象也君子體之以火障於山明而未遠者也故於簿書錢穀之庶政猶可為之若刑獄大事一指顧間便分人死生存亡明苟不遠害可勝言哉故不敢此亦是就賁之象而言與小畜同例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

剛有定守明有定見故以道為賁而飭躬勵行富

貴利祿曾不足以動其心蓋其所重者名節所全者道義故非其道義千駟不顧况一車乎有賁其趾舍車而徒之象二象一意舍車而徒正是賁其趾處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以義而舍有餘榮矣言外亦見非矯激過高之行意

六二賁其須

道同則相孚勢孤則相倚二以柔善君子附於剛

善君子可以動而不屈矣是亦為賁言須者須附頤而動取附三之義也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忠信之士才力不足非附剛健者安能自振乎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九三以一陽居二陰之間二陰為之奔走服役而已得以從容安適無所勞焉其象為賁如濡如夫陰邪易於溺人或以一時之助而少動其情欲之私鮮不移其所守者故又戒以固守其貞而悅之

不以道不悅也則既得陰之助而又不失吾之守故吉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小人敢於陵易我只是我有破綻被他看出了若永貞則无間可投終不能陵之矣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

皤如傷其情也翰如狀其心也匪寇婚媾堅其節也四陰初陽本相賁者而為三所隔則失所賁而皤如矣然六四往求初九之心豈以三之隔而遂

已哉如馬飛翰之疾也夫九三剛正其求四非為寇也盖欲與之婚媾耳求在彼而應不應則在我四其固守之可也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遠於初而近於三故可疑終无尤壯之也盖位雖可疑而志不可奪况九三亦是君子必不妄加禍於我故云云以安四之心

六五賁於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

此以君道言六五柔中是能以朴素先天下者也

為賁於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不免概以太儉施之似為束帛戔戔而吝矣然禮奢寧儉畢竟是吉吝意輕終吉重發市朝光華丘園朴陋故以為崇儉之象此亦言賁者不賁之賁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時方逐末世道有多少好憂處五能反本故喜非五自喜也為世道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此就賁極立論賁極反本是能去浮華而還本真

如以白為賁者如此則不犯禮滅質而无咎此主大臣看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得志得遂其反本之心也

周公逆料世道必極於文勝故曰丘園曰白賁以垂救世之論孔子追想先進光景故曰喜得志以快其反古之心周公慮之深孔子思之切其心一也



坤下
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

剝非陽自剝乃陰長而陽剝也卦言陰盛之時為

君子危也詞言順時之道為君子謀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剝之義謂陽剝也所以剝之者陰剝之也卦體五陰進干一陽是將并此一陽欲去之而盡變為陰也此剝字變字俱指尚存這一箇陽說

陳隆山曰夬言剛決柔而此言柔變剛何也蓋君子之去小人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

曰決小人之欲去君子名不正言不順必萋菲浸潤以侵蝕之使之日消月鑠而不自知故曰變一字之間君子小人之情狀皦然矣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此節通是釋不利有攸往要看得連屬小人長與他處不同此長字正承上盡去一陽而變為純陰說順而止之即承上着君子說觀象句然後說出卦德來謂當小人長之時君子則順時而止之矣

然此實觀於象而得之者也夫剝之時陽消而陰息矣陽虛而陰盈矣君子之時止正尚此消息盈虛之時也其所以尚之者以此消息盈虛皆天運耳天之所在君子敢違之哉觀象者君子之善體易尚消息盈虛者君子之善法天天即易而已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山起於地今反附之有摧剝之象故象剝宅如光宅天下之宅謂已所居也國家危亡之禍多起於百姓之離散故厚下所以安宅國之安危在人主

所錯錯之安則安錯之危則危君天下者可不以民為貴哉厚字就養說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牀所以安身剝於下故在足此時雖尚微然其勢必至於蔑貞而君子凶也有履霜堅冰意大抵此卦六爻是客占恰似純乾卦一陰交換一陽爻漸漸換去一般

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滅下只是滅自下起言其端尚微也言外有不可

不深慮意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

牀幹分牀之上下故曰辨及辨則蔑貞視初又近而其凶漸切矣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未有與言其黨尚未盛也似有教君子急急去的意思

六三剝之无咎

剝之之字還指羣陰但三非能除去乎陰只是自

去其黨而已古今如此樣人絕少有之則君子之慶而小人之福也故无咎此聖人幸之之辭所以

誘小人也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爻曰剝之未言其所以剝也故指出上下字上下雖失而理則得矣聖人恐他猶有顧戀同類之心而不能勇於從正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剝至於膚又安所逃小人之禍哉直曰凶聖人有

餘恫矣蓋亦惜其見之不早見也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切近連綿字災指陰禍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剝至於五極矣聖人不忍言故又別取一義以開
小人遷善之門三之勢未盛則教之去其黨以從
正五為衆陰之長則教之率其類以聽陽易為君
子謀亦深切矣貫魚象率陰以宮人寵象聽陽一
意串下曰无不利者亦以禍亂既成不得不重利

害處以動之且以見小人雖至蔑貞之後一能委
聽君子猶可以獲其福也嗚呼此何心哉

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此亦是指破小人心事小人道我既剝君子既改
而聽制到底脫不得剝君子的罪索性做了去不
知始雖有尤終必無尤矣所以深誘之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碩果句剝未盡之象也君子二句甚言其不可剝
盡也二占不並用當抑揚說諸陽消剝已盡此爻

在上獨存是天留此為弭亂開治之人而善類將賴以復興者也有如碩果不食而能復生之象此人心離合世道升降天命去留一大機也占者果君子居之則正是碩果不食之象而為衆陰所載有得輿之象此雖小人亦未必不蒙其福也若以小人得之則必盡去乎陽不但天下之人無所覆庇而小人亦自失其庇矣非剝廬而何夫剝豈小人之利哉

程子曰正道消剝已盡則人復思治故衆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輿也朱子曰衆小人托這一君子以為庇覆到這裏時把這一陽一發剝去了此是自剝其廬舍無安已處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君子受剝之後生民思見德化久矣一旦有君子者出而在上則不必其施澤之何如而民咸共載矣小人剝君子將以自用也至於終不可用小人亦何利哉朱子曰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

震下
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復其道七日来復利有攸往

剝極而坤陽已盡矣然窮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故至此而陽復焉下面許多都從復字內看出須把卦蘊總挈一氣相承說下亨无疾及来復言一陽无咎及利往兼言衆陽盖復之勢不以一陽而止故迸言之亨字且淺淺說出入二句串講陽既来復則正人漸進君子可以有為不其亨

乎以言其在已之出入固得无疾而至於朋類之来亦得无咎而疇離祉矣然此豈人力也哉以陰陽反覆之道推之自姤至此凡六爻於時為七日當得来復此乃天運之自然者耳天運既復則人事從之由是以往同道相濟同力相扶何功之不可成乎利有攸往盖不特一已之亨而已也聖人於臨卦言八月有凶因君子太盛而以天危之也於此卦言七日来復因君子方長而以天幸之也然於臨曰月曰八惡陰之長也故遲之於此

曰日曰七喜陽之進也故速之

王弼州曰六陰之坤必生陽矣聖人名之曰復若失物而更歸也喜之也六陽之乾必生陰矣聖人名之曰姤若不期而遇也外之也是故日月之蝕雖常而必以為變

彖曰復亨全章總指

彖辭總括只天人兩字剛反者天以時而開人也順行者人以事而成天也七日者逆數其既去而復來之期天以時而啓其端也剛長者預擬其已

復而必盛之勢人際時而昌其會也未句雖是說天地之復亦須找歸世道上来見君子之復亦天地之心也

復亨剛反

反者復其舊也非若姤之不期而遇也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咎朋来无咎

動而以順行言動能順理當初復之時而察時勢相機宜不太驟以露其機不輕動以激其變也如此所以无疾而亦无咎聖人下箇順字要須識得

他真切為君子之心一陽初生如嬰孩一般方纔
行得一步心中又歡喜却又驚怕百般持護時時
教他慢走

反復其道七日来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

此處稱天行又稱剛長是從前日看到今日又從
今日看到後日通見君子有必盛之勢聖人不勝
其喜而言之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其見天地之心聖人真箇大明終始方纔說得

出來天地之心時時不息只就箇看卒急看不出
推在轉摺處看最見明白見字重發一剝就復可
見天地生生之妙若有心於其間故指以示人非
謂他時不可見至此方可見也朱子答南軒先生
云天地以生物為心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
地之心一亘古窮今未始有毫髮之間斷故陽極
於外復生於內聖人以為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
生生不息使天地生物之心而有止息則陽之極
也一絕而不復續尚何以復生於內而闔闢之無

窮乎此較本義尤明孫吳江曰龍蛇蟄而身不死
 草木落而根不枯人之旦晝枯而夜氣不息此天
 地所以常存而人心所以不死觀物內會靜者得
 之

毛靜峯云此與乃見天則句正好對看彼是從動
 極而靜處說此是從靜極而動處說動而靜者天
 地之義故曰則靜而動者天地之仁故曰心其實
 天之大德曰生義正所以為仁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

省方

雷在地中陽回也陽回者天地生物之心安靜以
 養微陽者聖人贊育之道閉關而至於后不省方
 則無不閉矣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

此是顏子之學要在心上看人不患念起惟患覺
 遲纔起即覺纔覺即化此所謂有不善未嘗不知
 知之未嘗復行者行便不免於悔不行又何至於
 悔故為不遠復而无祗悔也如此則善念日長妄

念日消而優入聖域不難矣元吉

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此象有作正心修身說者似有味看來却不要蓋身心合一原無兩項工夫如非禮勿視四句此是顏子心學然能非禮勿視聽言動身却已是修了故此只消直說不遠之復乃所以修身也工夫在上句遠則過深累重而修之甚難故君子貴早復六二休復吉

柔順中正是箇資質純粹的人而又能下初九之

賢資之以為修德之助是不用力勞心而自復於善復之休美者也故為休復吉者成其復之謂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仁指初九聖人用一下字見二之所以為休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六三性行全不好而亦能復者以居復之時也聖人開其遷善之門故雖危其屢失而猶幸其屢復通條抑揚重无咎一邊言復則失可見然聖人言復不言失者亦是從他好這邊誘過來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頻而厲矣又以義无咎許之盖謂能復則即有過惡皆所不論所以使人速得為善之利誘人之復意獨切矣

六四中行獨復

習俗之移人雖賢者不免四處羣陰之中而獨與初應是處流俗汙世之中而獨親正人君子之朋盖不求同於時而求同於理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者也非豪傑之士其誰能之吉固不言可知然

四之心吉凶亦非所計也此中行與他處不同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以從道正發出獨字意思從與下不同二近初下之易四遠初從之難必志之勇而後能從耳道指其人之理不指人

六五敦復无悔

着一復字便非生知安行者孟子所謂反之是已第此是論已成之德不論工夫講中須體認敦復者謂敦厚於復復得牢固也如此則人欲淨盡天

理純全君道若此可謂盡善而無疵矣何悔之有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自字只是不資於人而自能全盡之意成字正見敦字意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陰柔居復終無可覺悟矣故極言迷之凶然亦所以覺悟之也用行師以下家君俱作假象看國君作吾心之天君以此而行不惟敗乃事而吾心之

天君亦與俱喪至于終身蔽錮而不可解矣凶一至此迷復之可畏如此哉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迷復之凶以其反天君之主宰也苟能求之本心之明則雖沉溺利欲之中亦一覺可破豈至凶如此哉此亦本家君說

貢受軒曰迷而不能復只因主宰不立如主人昏懦強奴悍僕行事故心為天君學在立志



震下
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只言實理自然已該得無所期望意史記一段不必入解无妄無有不正下貞特申戒占者耳元亨根无妄来无妄自然元亨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貞者言其所存所發一實理之自然而無私意之雜也必貞而後可亨若其不貞則妄而已眚且不免安能利有攸往而亨乎甚哉无妄之貴以正也舊以貞字與貞而不諒貞字同看謂不拘拘於小信也程傳亦有此意但玩此處意思似不必如

此上九因窮極而不可行故發此義恐不可以交意混入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来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通條要看得无妄與正字是一箇无妄即正正即无妄又須知正字為重也名辭混下不必分貼剛自外来而為主於內是道心復於既失之後而為主於內不以有我間也所存者一正而无妄矣動

而健是強毅發於作用之間而勇於有為不以物欲撓也所發者一正而无妄矣剛中而應是一誠孚於人已之交而以剛善應柔善所合者一正而无妄矣凡此三者皆无妄之善也而无亨可必矣然又必利於貞者何哉蓋天命流行本無不正大亨而以正乃為順天之命而天祐之斯可得亨耳其曰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是无妄而不以正往欲何之哉何也正者天命不正則逆天之命而天不祐之矣其何以行之哉无妄是復後故剛自外

來便作失而復還亦可動而健不平只動而能健也天命是從本體上說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物與无妄天與之非雷與之也茂盛也茂對時善順時也時不必專指雷行之時物物皆有時時字最重對其時以育萬物方見聖人贊化育之妙上物字專指物下萬物兼人物而言對育者所以各全其无妄之真也

初九无妄往吉

此即无妄元亨如合二爻命題則須云初剛也故
萬理皆實二柔也故萬念皆虛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得志即吉字意言其行無不得也

六二不耕獲不菑畲則利有攸往

此爻以聖學看無所為為字作去聲讀只無所為
而為便是有為亦猶無為也無為無冀是一時事
農非欲獲且畲如何去耕且菑故此二句通是假
象明其始終無所營為也一年之計始於耕而終

於獲三年之計始於菑而終於畲故朱子嘗謂此
爻乃自始至終都不營為而偶然有得之意耕獲
菑畲舉事之始終而言也甚是甚是上二句是明
其道不計其功正其誼不謀其利下是明道而功
隨之正誼而利隨之也則字緊切人知求利而後
得不知不求利者之未嘗不利也

象曰不耕獲未富也

未富全要發一點不計功謀利的心非真無所事
事者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六三處不得正作所處非其地說三雖无妄而所遭不幸故有意外之災如所謂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也下三句是无妄之災之象或繫或得無與於邑人而災在焉此為无妄之災君子處此亦順受其正而已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邑人災接上讀來謂邑人乃至於災耶

九四可貞无咎

此爻舊作固守不輕有為說看來不是此卦就无妄言可貞即无妄之利貞盖誠之存而不變也九四陽剛乾體則天德為主下無應與則無係累之私是以實心常存而不以物累不以時遷可以此而始亦可以此而終為可貞之象雖或時勢所限未必其能行於天下與否而心無所雜固可必其无二三之咎矣本義因不言吉利而僅言无咎故下不可以有為句原不重近泥此句遂以可貞遷就是因傳失經也不可從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固有正釋可貞誠本吾心固有之理惟不能守便不為我有能固守之則无妄之理終為我有而不失矣其无咎宜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通節俱是假借之辭五陽剛中正而六二又以中正承之君臣道合內治已修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或中外之變起於不虞則是无妄之疾也但當安靜以鎮之則邪不勝正而疾自平矣故為勿藥有

喜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君子養天下如養身治天下如治病急則攻之緩則養之若无妄之藥其可試乎試之則反傷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不免於因藥發病也故惟勿藥而後有喜爻言不必藥此言不可藥所以為生事者戒也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非有妄者但居卦之上處時之極固執其信

而不知變者也以此而行則心雖無邪而動必有咎其何以行之哉故有眚而无攸利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之行有眚而无攸利者豈无妄而致災哉盖无妄之窮而致之耳窮者執一不變之謂災即有眚无攸利

☰
☱
乾下
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名取止畜蘊畜二義辭專就蘊畜上看卦蘊亦總

挈在前直講下利貞謂所畜者不雜異端不流伯術也不家食利涉大川俱根大畜來夫所畜者大而正矣然徒畜而不能自見於用是自私也而可乎故必享祿於朝以行己之志而不家食焉乃為吉也然徒出而不能大有所為是苟祿也又可乎故又必不避艱險以匡濟時艱而涉大川焉乃為利也此體用合一之學所謂大畜者如此

象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剛健言內總是不屈於私欲篤實輝光言外重篤

實字輝光即在篤實內見躬行懇到踐履真純則
自有一段昭著不可掩處日新其德重在內外交
養上所謂敬義立而德不孤也道理本常新者德
則吾之所得於道理者日日會新也新有日進一
日意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卦變剛上是人臣進而秉軸當鈞大任也此而非
正則無以端表率之原卦體尚賢是人君下而樂
道忘勢大節也此而非正則無以昭尊隆之典卦

德止健是明法制而禁奸戢暴大事也此而非正
則無以服強梗之心故曰大正大字雖根卦名來
實以見三者非小小可能此且頂上三項說利貞
意在言外見

不家食吉養賢也

說養賢見非君子之干祿也其實亦要根大畜來
使非所畜之大則雖有是君何以尚之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天者時而已濟事以時為大今六五應天是涵養

熟而慮變精其設施措置皆合乎時宜以此濟險
自不難矣故利涉大川應天與應天而時行之應
天同諸白川欲作仰承天意看亦好但他說未有
從之者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作一氣講以字緊切言
行與德只一箇理得古人之言行便是得古人之
心之理得古人心之理便是得吾心之理故多

識處便是畜德處舊說於言行下一斷云此豈誇
多已哉正所以畜德耳甚非本旨要知多識亦不
是徒為誦說程傳所謂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
其用是也

初九有厲利已

六爻以相應為相畜內卦是受畜者以自止為義
則下三爻為君子外卦是為畜者以止之為義則
下三爻又為強暴之人三與上皆畜極而通者故
又皆不取止義

初為四所止是以君子而為得時用事者所推沮也故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惟見幾而止則全身遠害乃為利耳二句不可平重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利已即無厲厲即所謂災也君子處世亦不得不保其身不然徒自災耳

九二輿說輶

二為五畜以其得中為能明義理識時勢自止而不進若輿之脫輶者焉是時止而止賢於初遠矣

二其智矣哉脫自脫之也車行以輶脫輶則不行矣初是恐其未能而戒之此是因其所能而贊之象曰輿說輶中无尤也

由其有中德故能自止而無欲速躁進之尤也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

健極則難畜畜極則不畜同德則不相畜故三隨上而進無所阻礙有良馬逐之象三乾體故稱良馬逐與上逐也此已是可攸往了但士君子居常憤其見畜一旦可進容有過於銳者况過剛尤所

當戒故必艱難其思慮貞固其施為而持重審慮
日加防閑乃可以遂其逐上之心而利有攸往也
艱貞日閑相承說下總是不恃用銳而持重審慮
之意閑與恐有傾跌也閑衛恐人中傷也舊以與
衛作才德是可進之具與艱貞平看非是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志還是上之志言三上而與之合也與之合故更
相汲引而得遂其進士君子遭會處際同志之人
其可少哉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初最居下其惡未形四及此畜之惡未形而豫防
如民未有爭心而設禮樂以教之讓民未有欲心
而懸刑罰以防其邪禁之蚤遏之預如童牛而加
牯者然則上不勞禁制下不苦刑誅而寡過之風
成矣大善而吉之道也家君曰禮者防於未發之
前刑者禁於已發之後六四所謂以禮防民者也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上勞禁制下苦刑誅而後能畜即使畜得此心有

多少不自在處四止未形而元吉故有喜喜以已之心言

六五積豕之牙吉

陽已進而難畜然柔中則有善制之道居尊則有可制之權故能得其機會而制之機會乃五之機會如重農桑者止盜賊之機會崇教化者止淫僻之機會此皆不事於刑罰而獨清其本原如患豕牙之利者不制其牙而積之也如此則雖不能防之於未發之初而亦能制之於已發之後其政不

肅而成其民不勞而化何吉如之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慶者澤及天下而福歸一人也

論所處則五不如四之易故元吉與吉有淺深者時不同也論所濟則四不如五之大故喜與慶有廣狹者位不同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上九是時當畜極而通者天下大順而無一梗化之民何其如天之衢也何字有驚喜意如此則禮

樂刑政四達不悖矣故曰亨程傳曰天衢天路也
謂虛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道大行即亨意道謂王道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內實外虛上止下動皆有頤之象故名頤貞吉虛
說下二句正驗其正與不正也觀字自求字重有
審擇意觀頤是觀其養德正不正自求口實是觀

其養身正不正孫吳江曰自求口實只是觀頤裏
面事蓋人情易移於口體而一有不正連所養亦
為累矣故又剔以示人此說亦好大全李隆山曰
古之觀人每每觀其所養而所養之大小則必以
所自養觀之夫重道義之養而略口體此養之大
者也急口體之養而輕道義此養之小者也耿開
封亦曰不觀其養心之大而觀其自求口實何也
人之所以忘其大體者以從事於口體之養也口
體之養求不失義則養其大體可知矣此似與孫

合併記之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養正則吉此據養之義而言則字重看所養自養皆要點正字意若依孫說當云觀其所養當自考也觀其自養言觀其所養又必於自養觀之也自養以正方為得所養之正而吉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養萬物是雨露之養的養字乃養之於已生之後

者聖人對天地重養民上天地之養物不能一一而養之也而以其養寄之於氣化聖人之養萬民亦不能一一而養之也而以其養寄之於賢人合天地聖人之養來看方見頤之大此句是極贊養道不必粘正字

象曰山下有雷震動發生有養之義故象頤本義切務

山下有雷震動發生有養之義故象頤本義切務二字說得好養德養身之道甚大而此其切者也禍從口出病從口入二句最可貼

真西山曰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子識
之可不慎乎三爵之過猶為非禮萬錢之奉適以
賈禍可不節乎楊誠齋曰慎言非默當其可則諫
死不羨括囊節食非矯當其可則採薇不羨林肉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朵頤凶

陽剛在下其道足以自守而乃上應六四反垂涎
於富貴利欲猶舍爾靈龜乃觀我而朵頤者也敗
名喪節招尤取羞何凶如之蓋素朵頤之人不足
責靈龜而朵頤大可惜也爾字我字都是周公設

為深惜之辭

象曰觀我朵頤亦不足貴也

亦不足貴謂其本是可貴的惜之之辭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大丈夫不能自食而甘心於卑下之人既非常理
士君子不能自養而趨赴權要之門徒敗名喪節
耳顛頤對於丘頤拂經對征凶皆聖人哀之之辭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爻征凶專指上此雖槩言之亦要抑揚下來謂求

養於卑下固是非類即走高門縣薄而徒哺啜亦豈為吾徒耶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昏昧邪僻而躁動者也是其所以為頤者徇欲而敗度徇情而滅理拂乎所養之常道矣雖其所養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縱肆之極能免於凶乎吾知終不可用而無所利也聖人怕人道欲心亦是所必有者故着貞凶字以破之十年數之終言其終不可

用耳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道謂養道象所謂貞是已拂則悖大悖故十年勿用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上三爻皆取養人為義六四柔正而資初九之陽剛以養人雖顛而吉見為相者不必恥其恩之自下出也此已是能下能求了第恐一有恥其顛之心便下之不專求之不繼故又有眈眈逐逐之論

必如是而後養天下之責始盡周公尚吐哺握髮
况無周公之才之美者乎虎視二句重專字繼字
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上指五君擇一相相擇羣有司而君上之德施光
於天下矣善則稱君之意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人君以養天下為常道陰柔不正而賴上九之養
以養之此為拂經然用賢養民亦是正道第恐以
拂經為嫌不能守此正而好自用故有居貞不可

涉川之戒任上以涉川未為不可也貞與涉川是
一正一反總是用人而不自用意蓋用人是貞而
自用即行險矣蘇紫溪曰拂經猶顛頤也居貞猶
眈眈逐逐也君相之道一而已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順以從上九之賢養賢以及萬民之正道也居此
則吉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由頤言任是以其所負荷者言未及成功利涉正

是由頤事不可另看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
上者天下之所由以養者也此其責誠重矣可以
忽心處之哉必戰兢惕厲惟恐一夫之失養為時
予之辜者然如此則可以勝其任而吉然養天下
者實非煦煦小惠之所能濟也上九陽剛在上乘
其勢而運其才必能大有容保之恩以濟天下匹
夫匹婦咸被其澤而由頤之事盡矣不利涉大川
乎蓋五之不可涉者上固利涉之也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重厲字發由頤而又厲則其石畫訂謀天下萬世
之利也故曰大有慶

巽下

兌上

大過棟撓利有攸往亨

大過只就世道上說此卦四陽居中過盛則是當
盛極將衰之時適此重彼輕之勢故為大過夫時
之既過必非柔弱者之所能挽也卦體上下二陰
不勝其重太柔則廢將能挽回之乎故有棟撓之
象然幸二五剛中內巽外悅過而不過有可行之

道也以是而往本末之弱可扶非常之功可建不亦利有攸往而得亨矣乎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四陽居中過盛則世道有盛極將衰之漸矣大者過也故名大過

棟撓本末弱也

本末弱只就卦中拈出箇不能為之才來說不必謂天下不堪亦不必謂陽之無附於上無藉於下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剛過而中巽而悅行世之英烈震撞者果可以為大過人之材乎強毅過人而又能裁之以中不至已甚思慮深沉而出以和悅隨事順理自古非常之材類如此

大過之時大矣哉

夫大過之時時之難處者也必有剛中巽悅之才而後可以濟之非常之時尋常碌碌者不足辦也故發大哉之嘆以見處過之難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澤本可以潤木乃至浸滅乎木澤水之太過者也
故象大過獨立而人不我輔人多懼心不懼則過
人矣遯世而人不我知人多悶心不悶則過人矣
此非見得真立得定有大學術大操守者不能此
即夫子所謂中立不倚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益
子不動心亦是此學問獨立無窮達遯世則專以
窮言何伯宗要串看謂無悶亦是他不懼處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陰柔既為畏慎之人居巽下則尤畏慎之至者是
其發言處事之間周詳慎重方始而圖終見利而
思害猶藉用白茅者也敬慎可以不敗何咎之有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柔本能慎在巽下尤能慎

九二枯楊生梯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二以陽過之始而比初陰夫剛而始過不免有英
氣害事處惟濟之以初之陰則能制其過而補其
偏剛不失中而於天下事有可為也象猶枯楊矣

而生梯有生長之機也老夫矣而得女妻有生育之功也如此則大過之時可挽而成濟世之功矣何不利之有二象一意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言陽過之始而得初陰以相與也此幸之之辭

九三棟撓凶

卦言棟撓陰失之不足也此言棟撓陽失之太過也陽失之太過則違時拂衆必不能任其重而至於撓矣既敗廼事凶安逃哉王安石似之

象曰棟撓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剛愎自用的人誰能輔得他若可輔則不至於撓矣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四當大過之時而以陽居陰據他自家才質已是

剛柔相濟儘可勝其任了為棟隆而得吉矣四若

不自信又取於初而有它焉則過於柔而反有不

斷之患隆者將撓矣不亦吝乎大過之時人皆知

有不可過之說資初柔以自輔此說最易惑人不

知反以壞事故特戒之

象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

不撓乎下只解隆字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五為過極之陽自用自專主張太過既非可輔之人又比上六過極之陰委靡不振又無贊助之力其不能濟事可知已故象如枯楊生華無益於枯老婦士夫終不能育也夫咎譽皆生於為既不能有為夫何咎與譽之有重无譽一邊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不可久而可醜非常之業將安望乎作文只以象講未貼正意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過極則遇非常之變陰柔則非克濟之才故欲以濟天下之難而反以自喪猶過涉而至於滅頂凶固所不免也然鞠躬盡瘁乃人臣之分殺身成仁又君子之心夫孰得而咎之此論是非不論成敗聖人所以勸忠義也文天祥似之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世俗好以成敗論人故曰不可咎蹇之二爻終无尤與此爻之不可咎皆惟其心而已

☵☵ 坎下 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當險之時身已入險所可自主惟此一心第坎習禍深大都不能實心以安義命果如此則此心亦困而不通即有機會亦且倉皇失過故惟不萌僥倖而實心安命者禍福利害一切不能入其胸中

而心中自有光亨景象以此心而靜觀時變經理得宜何險之不可濟乎此須本卦體一串說下

彖曰習坎重險也

此只據字釋義險而又險禍患極矣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此以水之內實有常見孚義水體陽故云內實內實故不盈不失信不失所謂有常也流即是行險不盈即是不失其信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

剛中即是有孚剛中者私不能入乃能實安義命
乃字宜玩往有功頂剛中說下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
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天險地險人險並重天地之險是生成的人險有
作為意城郭溝池以為固刑政法度以為防是也
天地聖人皆用之故為時用之大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此只取重習意不必說向濟險上去常德行時習

之學也君子非自成已而已也故又習教事習主
君子所以教人者言王龍溪曰治已治人皆必重
習然後熟而安之不厭不倦仲尼之有取於水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

習坎之中又入于坎窞此其凶何如惟陰柔居重
險之下耳天下勢不可為者多因才不足一發壞
了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陽剛為處險之道傳專責其失道可見重險非能

陷人人自陷也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二處重險之中是於坎之時尚有險者也然惟其剛中所謂有孚心亨者故雖不能出險而亦可以求小得不至於困窮拂鬱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以其未出險中故止可以求小得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一句承一句總是無才德而所遭甚困如是而求

用可乎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終无功恐其復求用而教之自止耳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玩本義及程傳斷非君臣阻隔之說只是人臣當

天下險難之時事君之道當如此耳四五有君臣

之分者也而在險之時剛柔相際君之倚信者倍

於常時故四不必於尚儀文拘形迹但益以誠心

因明自結則上下同心而時艱可濟故无咎樽酒

二句一串意本義甚明不必分講且納約自牖時
講只說得開君心之明而於本文約字及本義結
字全無干涉最宜斟酌或疑既相際矣又何用納
約自牖不知相際者四之所以可約於五而約之
之道則固不容不如是也

象曰樽酒簋二剛柔際也

剛柔際只是四所以可用薄禮之故重剛際柔柔
際剛都不是大抵人情無事則心縱而難合有事
則勢相依而心相求不謀而自合矣所以可用樽

酒貳缶也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二句一串說言五雖在坎中然德位兼全而時亦
將出正如坎窞之中雖未至盈而出然已至於平
而將盈矣能濟其險夫何咎五亦是有孚心亨者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非中德之病未大者時也

上六繫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才與時兩悖故陷如此上三句俱象凶是占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此與初皆責其失道聖人言人不言天也

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名只取麗義人必有所麗而後不至於孤立然必麗之正方有助於我又必處之順始無忤於人故利貞乃可以得亨而又畜牝牛乃吉也不然比昵而苟合不亦傷乎又不然徑情而直行雖有正人誰與輔之信乎正與順乃麗之善道也正謂正人

象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麗字泛以理釋之下以物與人之麗而明其義也重明以麗乎正主君身說不兼君臣為是重明謂明而又明也正字亦不作位只是明得其正不為苛察意此只泛言不取卦體化成者天下有文明之治也乃字亦不可忽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二五柔而麗乎中正則是有微柔懿恭之德而能

裁之以中行之以正也惟正為貞故亨惟柔為牝
牛故吉五不正而亦言正者中以該正耳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不曰兩明而曰明兩作見無二明也繼是緝熙繼

續意繼明自然照于四方此明明德新民之事故

六十四卦此亦獨稱大人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

剛明之才而處下則不安於下而急於進急則顛

倒錯亂所謂疾趨無善步也此即是咎緣不敬故

耳敬則無躁進之咎矣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敬以避咎非令其終於不進也

六二黃離元吉

此以臣道看柔麗乎中而得正是為人臣者以之

事君而正直與忠厚相須以之治民而義正與仁

育並用有黃離之象如此則可以助繼明之治於

上而普文明之化於下矣元吉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得中道就是黃離或以黃離作事得中道作心不
是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盛衰之理相為循環是其常也安常自樂聽其自
至可也如其不然徒自速其斃耳缶乃常用之器
故以象安常之意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何可久言憂之不能使久所謂畢竟替他愁不得
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後明將繼虛看為是凡繼他人有事者必須有和
緩詳密乃克有濟四當事初而以剛迫之則激變
生災蔑不至矣此非咎其來也咎其來之突也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突則自至於無所容矣古今以此敗迺事者甚眾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以陰居尊而麗乎中本是好的然不得其正是處
事或有不楷當處迫於二陽又為權臣所制故必

危懼以臨之乃可以改圖政事消弭權奸而吉出涕二句一串下形容其憂懼之至也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五憂懼而得吉者蓋其離王公之位一念敬忽理亂攸關故當憂懼耳九三憂所不當憂故凶此憂所當憂故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剛之遠則威震而有嘉折首明之遠則刑不濫而獲匪其醜非姑息非寡恩故无咎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征者正也上伐下也蠻夷寇賊貽害萬邦不得已而正之明非輕用兵也

易經澹窩因指卷之三終

易經澹窩因指卷之三終



